



边看边聊

陈忠实是春天逝世的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会特别地慨叹他。所谓触景生情，也应该包含此意吧！

近来我总是想起他的那个黑皮包，断了这个念也不行。走进会场，他背着黑皮包。参加晚宴，他背着黑皮包。往西安易俗社去看戏，他也背着黑皮包。夏日，他穿着白衬衫，背着黑皮包。冬日，他穿着黑呢外套，还背着黑皮包。那个黑皮包他用了多年，已经很旧了，四面皆有龟裂。

作家里凡是有身份的人，出席什么活动，一般都不带包。王蒙不带，冯骥才也不带。到西安来会陈忠实的一些朋友，从维熙或张贤亮，台上台下，徒倚进退，都不带包。不带包当然潇洒，见面握手，告别点头，左右应酬，可以尽显风度。

芦苇和杨争光倒是喜欢带包的，不过他们背的是草绿色帆布包。它是文化的一个象征，这二位展示的是另一种风度。

贾平凹先前也背着一个黑皮包，老是鼓鼓囊囊的如他的书房，里面颇为丰富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也不带包了。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的，不关注他的人并不会察觉。不带包自有其道理，它确乎使人手脚麻利，爽快轻快。

《火焰中的星空》是陶艺家林锦钟先生的传记式纪录片，叙述他如何迷上烧陶，如何自己建造窑窑，甚至一再贷款筹措研究经费，也曾因此使得与家人的关系一度紧张。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经过数百多窑次的实验，从科学的记录中抽丝剥茧，最终有系统地解开了800年来，被称为“一碗一宇宙”的南宋建窑“曜变天目茶碗”，为何可出现油滴状彩红光晕的窑变釉。林先生对陶瓷的研究与坚持，非常令人钦佩，他是陶艺家，是科学家，是职人，更是文化的传承使者。他在陶瓷研究上的贡献，在陶瓷史上，已经永远不朽。

林先生曾把他毕生的研究集结成《柴烧曜变天目密码》《釉药系统研究》《陶艺窑炉学》，这三本书堪称陶艺界的三宝。我早年偶然买到《柴烧曜变天目密码》研究集，林先生在书的扉页上亲笔写下“文化接力”四字，确实的，文化的传承，不论是团队合作，或是单打独斗的研究，如果都私藏于己，不能薪火相传，文化将会断层，最终失传。所以林先生这份无私的分享，使后继的人有迹可寻，能在他的基础上继续研究，真令人敬佩。

“曜变天目茶碗”为南宋福建建阳窑所出，全世界至今只有三只半，半只在中国，那是2009年在杭州市上城区的“原杭州东南化工厂”遗址出土，因为碎裂不完整，只算半只。那三只完整的在哪里呢？现在分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、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和大阪藤田美术馆。

在2019年春夏之间，这三只曜变天目茶碗，同期登场展出，即使分展于东京、奈良、甲贺三地，因千载难逢，许多人为睹庐山，都不远千里而至，

如此考量，以后我也不准备带包了。可惜我是教书的，免不了教案、u盘和水杯，看起来是不好弃包的。

陈忠实的包是实用的，他装的是电话号码簿，几百个电话全是他抄上去的。他有吸烟的习惯，雪茄和打火机当然也在包里装着。钢笔、眼镜和水杯，都会放在包里。少量的钞票，也会放在包里吧！有一次，他还从包里取出一幅自己的字，送给了一位医生。他的黑皮包虽然不大，不过在其结构里有夹层，有格挡，陈忠实所携之物件统统会找到合适的空间。各归其位，颇为方便。

黑皮包破了，他就买了一个新的以取代老的，不过牌子是一样的。多年以后，新的也出现了龟裂。走南闯北，他一直背的是黑皮包。陈忠实大体属于朴素一类的人，不过炎凉青黄几十岁，也渐渐养成了自己的风度。他的黑皮包也并没有妨碍或影响他的潇洒，反之，它成了一件小而必备的道具。陈忠实的挎包使他非常自然地表现了自己的人生。

大约是2008年的暮秋，陈忠实要见一位领导，我便在酒店的大堂等他。他慢慢走到电梯前，又折回来，说：“我不背包了。”便交给了我。我说：“陈老师，这包跟枪一样重要，你就交给我了？”他一下咧嘴地笑了，脸上满是明朗。

火焰中的星空

叶国威

这是去年陶茶艺界的盛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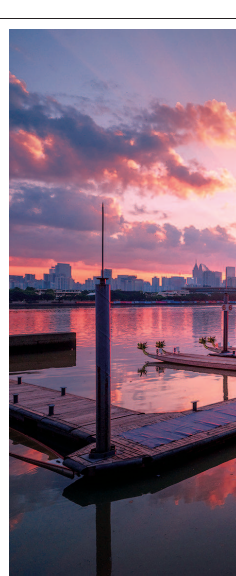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18年前我第一次捏陶的经验是和朋友到莺歌游玩时，见在莺歌火车站边上有几家教人拉坯制陶的小店，一时好奇，便坐上拉坯机台，依着老板的指示，将一方土放在拉坯机，手臂自然靠近胸侧，两手肘靠着大腿以求重心稳定，以免拉坯时还体左右摇晃，同时拉坯时手和坯体之间要保持湿润等等，就如此这般，反复的尝试，竟成了四只像样的陶杯，“看我手多巧”有点自鸣得意。

而这两年我因同事之邀，渐渐迷上了柴烧和手捏陶碗。起初只是用单一的陶土，靠着手感捏成差不多的厚薄的茶碗，后来幼莲见我越捏越有兴致，先后给了我一个手转轱辘和一件她先生欧铁自制的括土工具，自始，在手作茶碗时更能掌握对称比例，在掏泥挖空，塑型修坯时更得心应手。

幼莲还偶尔会给我一些不同的陶土作混配，因为我是初学，玩的是“柴烧”，故手捏茶碗时并没有施釉，釉彩靠的是混配陶土，借由坯土本身所含物质与窑火落灰结合后所产生出来的变化。柴烧的好玩，就在于烧出来陶器釉色变化万千，所有浴火以后的作品，釉彩是无法人为掌握的，因为不同种类的木柴落灰、气氛、温度、位置、釉方、气候、陶坯、投柴频率等等，都影响烧出来的釉彩呈现。

烧一次窑，要耗时三四天，所谓“观火色”、“听火声”平均每十多分钟就要投柴，这是日以继夜的功夫，烧完后待窑冷却又得静心等四五天，所以柴烧是相当费工费时的。

我第一次看开窑是在莺歌陶博馆，那天清早阴雨，然抱着期待孩子将出生心情的捏陶人纷纷而至。窑门的砖一块一块被敲开，窑底的柴灰一铲一铲被清除，烧窑人进入窑内，一个一个的陶器从承板上取下，我们自窑口排了一队，一手接一手的将成品传出，经过两个多小时，满地都是浴火后的新生命，大伙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孩子，个个都满心欢喜，件件都独一无二。



凌晨四点，汽车行驶在寂静的街上，只有两旁路灯向着远处暗夜无尽地伸展。这是我去年第一次到广州，摄影家协会的朋友黎明前就接我去珠江拍摄，天还没亮滨江大道上却已站满拍照的人群。看到这情景我想今天还是没法拍摄了，正失望时，朋友们带领我来到一处堤坝边，这里景色绝佳，正是最理想的拍摄点，而且空着几个位置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问朋友：“难道这是特意为我们留的位置？”朋友答道：“是啊，知道你要来，我们早就安排好，这位大哥半夜一点就来这里占位了。”说着手指向旁边一位朴实的中年男子，我不由心生愧疚：“真是太过意不去，让您大半夜的在江边吹了四小时风，太辛苦啊！”

日出江边

张廷

大家都赶来了，我了解情况，所以一点钟就来了，是第一个到这里的人，得了最好的位置，心里高兴，不累不累。”

摄影

“明明背了定式一堆，实战我却一个不会。为什么？”

上网课的时候我用了个脑筋急转弯，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孩子们奇怪的知识增加了的表情。

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了起来。

“袁嘉骏，你回答。”

“因为老定式都被AI淘汰了。”

对面幼儿园小朋友的奶声奶气，我竟无言以对。

我是一名围棋老师，作为琴棋书画传统四艺代言人，很多家长和学生以为，终日沉浸在棋艺里的人，内心丰盈而充实，活得光彩照人。

曾经的我们是这样的：闲敲棋子落灯花，对棋盘上的每个局部反复推敲，生成碎片化的思考。当这些思考形成一个系列后，记录下来，和学生们分享。不要求死记硬背，当背书宝；希望孩子们愣了一下后，同样有了自己的思考。

己的孩子，个个都满心欢喜，件件都独一无二。

上月下旬，中沥的“璞陶窑”开窑了，我共烧了七八只茶碗，都非常成功，其中一只斗笠茶碗，碗里自然烧出一片银光，如空山月静，光映流泉，而另一只天目式茶碗，则色似暮云天际，落霞风卷，釉彩皆令人醉欬，我遂为两碗各命名为“泻月”和“彤云”。

什么是好茶碗？其实我近来才明白：“当眼睛看着，手里握着，心气变得平和而生欢喜心，这便是好的茶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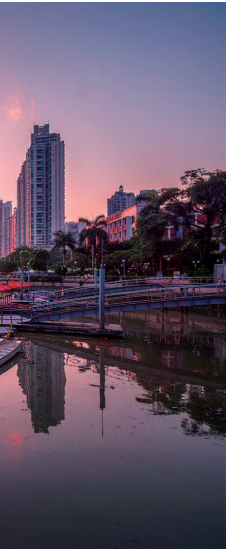
每个老定式，或简单，或复杂，或朴实，或华丽，于我们，都是一个患难与共的老友，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：在某某比赛上，对手猝不及防亮出定式飞刀后的内心慌张；在某某交流中，自己搜肠刮肚想出脱困妙手后的拍额称幸。

定式大全里每一款，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，凝聚着先辈们的心血，在你读懂它以后，就多了一颗真诚为它跳动的心。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在“阿尔法狗”面世后戛然而止。

在你深情回味某个老定式在实战运用里风光无限时，总有一个叫AI胜率的东西来打破你的幻想。且不说国际比赛，就连疫情期间网赛里，你也会发现老定式消失得比青春还快。偶尔在中老年棋手对局中惊鸿一瞥，解说员也说不哪里好，复刻经典？贩卖情怀？憋了半天只能说一句：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熟悉的操作来了。

老定式受到的冲击同样波及围棋老师的日常教学：一天，我在给孩子们讲因彻吐血局这一段，说到丈和祭出独门杀手铜，大斜定式。大斜号称千变，步步陷阱，招招罗网。它和妖刀、雪崩并称当世三大复杂定式……

教室里一片寂静。网课最怕突然安静，因为那一刻你可能被网卡出去了，哪怕有个小朋友在刷表情包也好过突然安静。我赶紧问：“听得见吗？”“听得见，听不懂。”



七夕会

每个老定式，或简单，或复杂，或朴实，或华丽，于我们，都是一个患难与共的老友，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：在某某比赛上，对手猝不及防亮出定式飞刀后的内心慌张；在某某交流中，自己搜肠刮肚想出脱困妙手后的拍额称幸。

定式大全里每一款，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，凝聚着先辈们的心血，在你读懂它以后，就多了一颗真诚为它跳动的心。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在“阿尔法狗”面世后戛然而止。

在你深情回味某个老定式在实战运用里风光无限时，总有一个叫AI胜率的东西来打破你的幻想。且不说国际比赛，就连疫情期间网赛里，你也会发现老定式消失得比青春还快。偶尔在中老年棋手对局中惊鸿一瞥，解说员也说不哪里好，复刻经典？贩卖情怀？憋了半天只能说一句：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熟悉的操作来了。

大胆质疑

——求学十部曲（之三）

邓伟志

二是不会生疑的。歌德说：“经验丰富的人用两只眼睛看书时，往往是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，另一只眼睛看到纸的背面。”看到背面难免提出疑问。马克思说：“凡人类建树的一切我都要怀疑。”生疑之后存疑，存疑之后质疑，反复质疑之后才能产生解疑的方法和力量。做学问要敢于挑战常识、挑战权威、挑战“不可能”，敢入无人之境、敢闯未知领域、敢破“未解之谜”，做学问要善于对新问题、新发现进行研究，提出新解释、构建新理论。疑的结果可以是肯定，也可以是否定。疑后的肯定是进步，疑后的否定也是进步，很可能是更大的进步。“疑”是开花，“新”是质疑之花结出的硕果。研究海洋的人，要爱海洋，也要敢于对海洋的恶浪说“不”。希望大家以昂扬向上、励精图治的锐气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一步一个脚印、一步一个台阶，日积月累、久久为功，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。

发言的是一个叫陆泓成的小男生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：“老师你讲的定式我们都没见过。”

“那么你们平时都见过哪些定式呢？”

“点三三定式。”

AI时代，点三三已成为棋盘上的网红红脸。如果说看到老定式的千变万化眼前一亮，看到点三三的千篇一律自然眼前一黑。

“好的，一会儿老师给你们介绍AI教学工具

该是去年了吧（反正聚众还不用戴口罩），友人发来他们同仁在上海展览馆广场上的合影，开玩笑让我找一找他。尽管是熟人，要在济济四五百人的洋洋壮观中找，也着实花点工夫。我下载原图，灌进电脑，再试了两三个读图软件，尝试放大，分区查看，最后找到还是因为他的个子高出左右。我截下图片交了作业，得赠“大拇指”表情符号一枚。

我当时就想，应该有个智能软件，团体合影留念，立马能标出谁是谁。现在去药房买盒“白加黑”都能刷脸认证，要识别本单位的诸位员工，实是毫无困难。如果拍照时排队齐整，那列个表格就行；站得参差不齐的，就对应着位置来标注。至于姓名用实心字还是反白字，是压在照片上、打印在背面，还是另纸开列，“您说话就是”。而后期要在照片中突出哪一位，虚掉上下左右，就像纪录片导演常用的处理，也是“易如一键”。

再一想，如果软件能连接到相机，拍照时实时配备，功能更可扩展。比如合影时有人站在了大树、高楼阴影中，软件立马就能提醒大家那位，或是稍等日头再中天。人工智能对跟团团体里成员的资料，应该还有预防“蹭照”（有这样的人吗）的功能。

说起在照片中识人，我几年前有过一次“壮举”：在培进中学1962年毕业生大合影中把我们二班的50位同学一一找出，标上大名。当时共5个班，有男有女有坐有站，也没按班级安排；而辨认的最大难点还在于照片上都是五十多年前的样貌。难怪校史展览室的老师见到照片一惊喜；拿到名单，更连跳“大拇指”（真的大拇指哦，不是表情符号），还说如果能标上其他4班同学的名字就完美了。当然，我才尽，做不到。

现在我想，辨认老照片的事，完全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去试。即使只有现在的样貌，或者近期的照片，相信软件也能根据“自然变脸”的一般规律反推回去，让时光倒流，匹配到主人，标上各自的姓名。

我还想（怎么又想了），几十年没见的同学手握当年的照片往你喜欢说，“我变老了，你没变。”“瞎说，我老成这样，你才一点都没变。”都不要争了，大家再合影一张，让人工智能软件两相对比，给每人打个“变脸分”，让各人自知。有人逆生长了，可庆幸保养得当，暗自开心；有人长着急了，可自认更知天命，倚老卖老。

甚至还能让软件通过合理推算，PS出拍老照片后十年、二十、三十年版的“照片”，说不定人人都想收藏一套，挺好玩的。当然，如果是将老照片往以前推演，那么推个十年就打住吧，推二十年可能就回胎胎了。

有人要说，你拉个团队把这些设想实现了吧？“不了。”嗯，那申请个专利什么的吧？“也不了。”那，你瞎想个啥？“想想也是开心的么。”

